

四十五卷

扁鵲

倉公

四十六 吳王濞

四十七 竇嬰

田蚡

四十八 灌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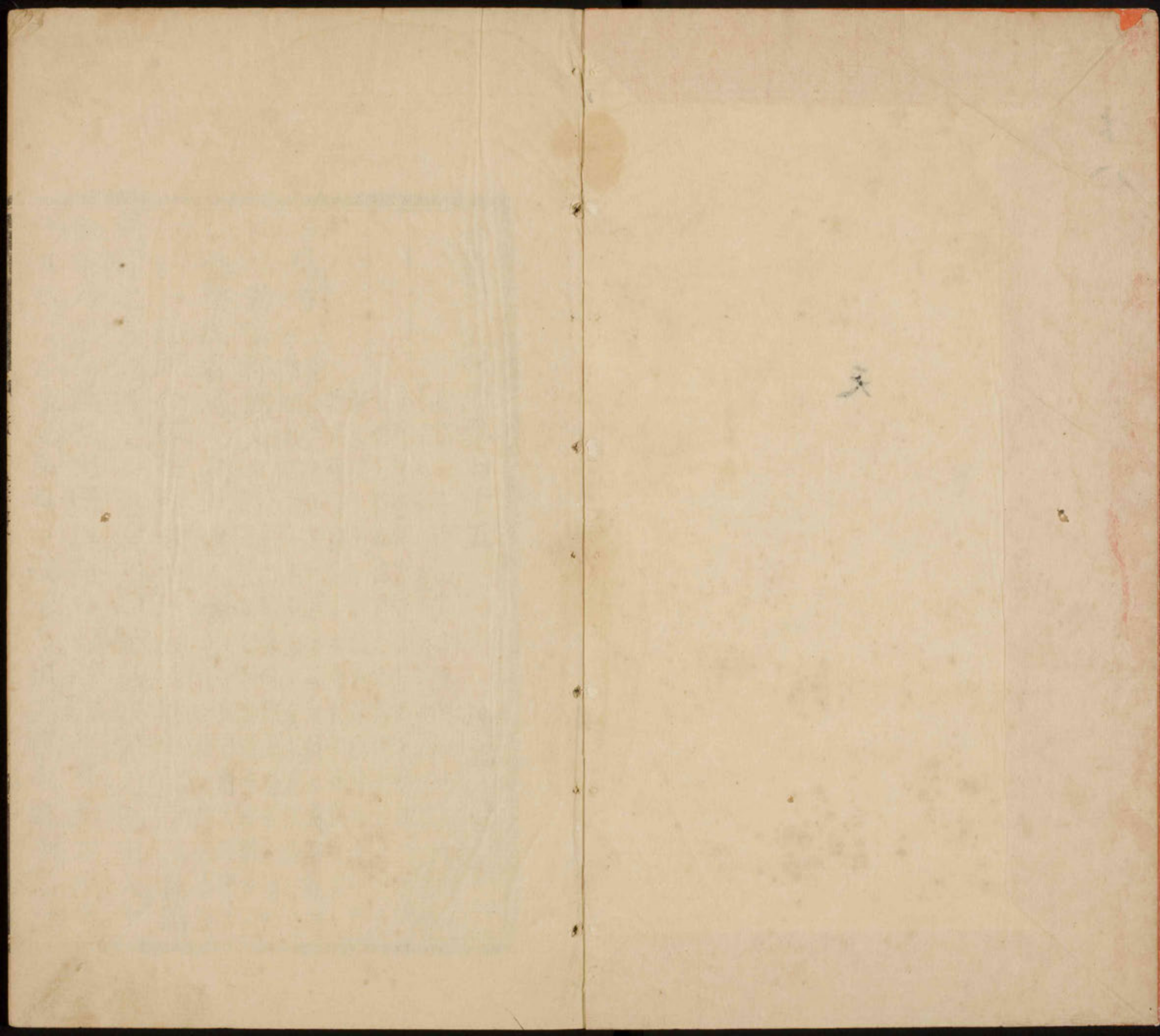
韓安國

史記

卷百五之八

列傳四十五之八

共三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

倉公

索隱曰王勣云醫方宜與扁鵲同義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

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

史公以次迷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扁鵲之後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曰鵲也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

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舍客長桑君過也○正義曰過音戈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

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

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

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綫結三里者

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

忍反劉氏音陳忍反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扁鵲倉公傳

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

皆秦大夫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父者適有

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北反謂為按摩之法。大橋引身如熊。顛鳥伸也。抗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髮謂毒疾之髮。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以藥物髮帖也。

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節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傷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乃割皮解。腧訣：脈結筋癰髓腦撲荒。徐廣曰：撲音舌。○索隱曰：腧音女角反。撲荒膏荒也。瓜

幕。正義曰：以瓜。○決其闕幕也。湔浣。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

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

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

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

扁鵲倉公傳

病之逆順也。揚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澀而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呼者肝病，好言者腎病，好呻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

馬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言病也。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揚

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皆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其言。正義曰：言子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號君

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己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嚔帑服慮索隱曰上音皮力反

魂精泚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下音億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也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瀦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纏緣正義曰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水穀之海也纏緣正義曰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非此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曰纏音直延義也

五絡脈陽維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腕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鬲九升九合也言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經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艾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

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大陰少陽厥

五分之二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脅下

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

扁鵲倉公傳

音湊謂皮膚也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

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

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

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

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

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

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謂使聖人預知

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

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廣

曰所病猶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

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

耳自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

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服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

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

扁鵲倉公傳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

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

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

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知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

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

音帝縈音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
一作贖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一年除肉
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
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
就造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登堯堯小女痛父言死
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
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
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綰索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
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

扁鵲倉公傳

藥鑿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得見
年二十六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
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
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
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
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
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
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駁當寅也
又云駁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駁術揆度陰陽外
用年二十六卷許慎云駁軍中約也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
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已為人

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
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
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

之間後五日當臍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女

也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

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濁而靜徐廣曰

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天為內關也脈

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

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

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

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

扁鵲倉公傳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代則絡脈有過正義

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不和也

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

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

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

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

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

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

脈貫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臍腫八日

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

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濃未

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

脈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
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
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及
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齶腫盡泄而
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
爛解故絡交執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滿
病病使人煩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怗食飲
索隱曰怗音疑乞反怗者風痺怗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扁鵲倉公傳

盛者為重陽

索隱曰上直隴反

重陽者過心主

徐廣曰過音唐過者盪也謂病

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過依字讀○正義曰八十
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揚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
鬲為中焦也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瘳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

索隱曰湧音勇字疝音訕字訕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

令人不得前

後溲

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也後溲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

矣臣意飲

正義曰於禁反

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

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

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

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

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

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徒冬時為主使於楚至莒縣

密州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扁鵲倉公傳

未

濁徐廣曰一作甯在大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曰瘧病也音甯脬音

普交反字或作胞亦作胞勝脬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勝脬難於大小

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索隱曰劉滌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

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

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瀦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動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扁鵲倉公傳

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

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泚注腹

中虛又多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

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

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遺鄭氏音嫁○正義曰龍魚

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

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

以此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

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徐廣曰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

迴風者飲食下益音益謂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益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曾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尸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次

帝鵲倉公傳

音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文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炙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論語倉公傳

者自言足熱而瀰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求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善方技能生新意也往羊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責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立羽反釋名云齟齬也齟齬之缺也臣意灸其

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雷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葇蕖正義曰浪岩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菑塞不通

齊公傳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殺

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

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多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掌反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土本反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

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有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

腎也腎欲溺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

帝為君父傳

五日天雨黃氏諸倩

東齊之閭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

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奇而不屬奇而不

時

屬者其來難堅故曰形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凡眾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鏡○索隱曰音蟻損音鏡○

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

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

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

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索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

義也又云一作素秦謂縻首言髮如蟬蟪事蓋近也

是

扁鵲倉公傳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盍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

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

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

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名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扁鵲倉公傳

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齋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俞音始俞反發為疽意告之後百

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稱位十一年卒謚孝王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索隱曰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入瘖徐廣又作音音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者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扁鵲倉公傳

常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飯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

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菡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

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踟徐廣曰一作踟○正義曰上千六反也下九六反謂打毬也

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

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其陽脈之翻入虛裏者也番陽入

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

論

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
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
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
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索繩墨調陰陽別人之
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
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又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
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
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
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
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間臣意曰所期病決死
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

扁鵲倉公傳

新

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
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
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
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
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脩家生
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又矣見
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度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
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
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
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董
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
質又作質法不當灸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
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

扁鵲倉公傳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方書臣意即往謁

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

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

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

趨

間處正義曰上音開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

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

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

受其方索隱曰索隱中謂中年時也乃人語自尔揚中倩不肯索隱曰倩

音七見反曰若非其人也翁與公往見之徐廣曰翁當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毅來獻焉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毅善光又

屬意於毅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揚慶以故

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扁鵲倉公傳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

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齒學臣

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

之曰當論俞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

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秘術

長桑所傳

始侯趙簡

知夢釣天

言占親嗣

尸蹙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

扁鵲倉公傳

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

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

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

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

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

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

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

肝重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

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心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

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心藏也

胃之下
鬼衍字欤

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脾重
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
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也肺重三斤
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
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
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
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
諫校尉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
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六一胃重二斤
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扁鵲倉公傳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
半腸腸也言通腸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
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膀胱重九兩
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也脫廣也體短而
虛承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
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
言可舒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也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
為土故云主地氣也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也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
二寸九節喉龍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
其實兩異而人多感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

橫廣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一肚也言其處似
廣腸之門又各曠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
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曾中長三尺
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
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
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曾
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曾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也
人兩足躄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
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
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

篇謂倉以傳

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肢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
風府而合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三十四并督任兩躄
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
營衛行周此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大陰者肺
數則一度也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瀦逆順
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
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
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
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
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
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六丈一
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

遷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累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
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且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濞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壽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

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

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郟陽侯

索隱曰地

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

從破布軍蕪西會蕪西會音古允反蕪音鍾更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索隱曰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月辛丑王

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

五十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

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財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

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今

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

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民具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今故章○索

吳王濞傳

故章或稱濞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

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

山今宣州及潤州句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

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河以收其利

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

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

富饒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

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

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於是遣其喪歸葬

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

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

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

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

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

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

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

患生變為不祥故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

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

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

百姓不別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

吳王濞傳

得願

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

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

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賈官離之也○正義曰踐更君今唱更行更者也

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

卒無常取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

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

亦各為更律所謂餘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謂不

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

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

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

公也○正義曰訟音容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

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莊固

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莊固

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越十年是莊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

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

王本

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黽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慶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膠作常山郡也

吳王濞傳

西王卬以貢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索隱曰故為齊分為國者此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索隱曰誅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

有適王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

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

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寡人何敢如是

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

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

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殺故吳王欲內以

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

吳王漢書

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馮大王

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

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

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

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

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

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

曰爾時城陽王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

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

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約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
 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
 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
 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
 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
 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
王劉賈都吳吳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
 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
 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
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
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補故誘與之反也

吳王濞傳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
 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
 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
 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
 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
 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因王子定長沙
 以此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
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
定長沙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
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告越如淳曰楚王淮南
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三王與寡人西面

正義曰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

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

正義曰今蒲津關

或與寡人會雒陽燕

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

索隱曰搏

音專專謂專

入蕭關

正義曰今古隴山關

走長安匡正

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

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

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

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

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

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

吳王濞傳

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

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

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

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

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

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

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

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

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

卒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
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
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
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
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
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
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
侯索隱曰適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

吳王濞傳

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
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
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
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朝宗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
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詞諭
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
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
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

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會

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

今無動吾據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

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

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

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

吳王濞傳

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

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

此兵難以籍人籍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

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徒自損耳吳

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

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

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

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

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兵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

吳王濞傳

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者宗廟之物

也服器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
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
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
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統其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
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
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第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曰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
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
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

吳王濞傳

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
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
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
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
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東曰方音我謂之縱○索隱
鄭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濶州丹徒縣東練碑聚比今入
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
冢在縣北其頭名為相唐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
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
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

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
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
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逃入海
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
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
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
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
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
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
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
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

吳王濞傳

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
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
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
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
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
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
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
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

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裁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郟陽侯也

能薄賦歛使其眾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

賓客孝文時嬰為具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正義曰百

官表云詹事奉官名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

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

又姚氏案皓妻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為宗室也

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

盜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

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七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

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魏其武安侯列傳

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

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

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

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下昌汝反音弟而不朝

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

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音慈也毒蟲也

毋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

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

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魏其者沾沾自喜耳

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辭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愴

以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爽爽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

也。○索隱曰：小顏沾音，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人相號長老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殷王也。孟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筭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周陽，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甲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藉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常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仁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常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醜惡也刻礪也音校生貴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曰多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曰善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附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音庚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顏野王云肺脈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非痛折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節以禮誡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

以為勸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

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

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

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居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

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屬大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張晏曰有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灌

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馳還走入漢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滴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乃

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

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

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

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

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

魏其武安侯列傳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

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

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

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

利橫於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

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根括音涓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頹弛慢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

軒彈音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
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
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替功
仲孺不辭同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
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
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
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
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
夫請不以服為解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宜忘故駕自往迎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
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
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恬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
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
曰屬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
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
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
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

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
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助娶燕王劉有太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
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坐膝席
蘇林曰入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魏其武安侯列傳

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按漢書云臨汝侯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
輩咕鄒氏音虫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今李何地自安
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常昭云言不避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廢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
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斂身為
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召人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
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魏其之東朝廷太后朝

魏其武安侯列傳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
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
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臑而心謗不仰視
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
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係反倪五係反坪蒼曰辟倪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憤曰天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
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頰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反披反丞相言亦是唯
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
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悅頭於車轅下隨母而
已黃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
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
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第索隱曰案晉灼云藉
陷也以言索隱曰案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
魏其武安侯列傳

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辦事焉云
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賜大后同母弟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翁
言嬰無官位板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父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為喜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
遂為可喜之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

士白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
穎川事故魏其不欺謾効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
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効繫都司空云宗正屬官主詔
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
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
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也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
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
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
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漢書
表云詔受尚書事也印封遺詔乃効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
魏其武安侯列傳

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
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恚病痲索隱曰痲音肥又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故以十二
月晦徐黃曰疑非十二月也魏其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
論棄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
十月灌夫弃市十二月末魏其弃市至三月乙卯田蚡
夢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
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
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至九月為
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
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
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

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

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秦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

坐衣襜褕正義曰兩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

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褕淮南王安

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

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

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

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

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魏其武安侯列傳

寬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頓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

說於駟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駟田生之所。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

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

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

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

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游。索

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新也。驅案侘音刃。亞反。諺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術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

韓長孺列傳

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說。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

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說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說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說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國語見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說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

韓張孺列傳

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
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說勝說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費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

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
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
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
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
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
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宋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
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曾縞
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
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

韓長孺列傳

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

張晏曰

也○索隱曰聶姓也翁一名也漢書云聶一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

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

云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漢書曰北狄燕

邠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象矣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正義曰李奇

車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正義曰李奇

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巨賈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

也所載衣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

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

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

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

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

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

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

韓長孺列傳

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

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

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長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

住逗留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

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

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

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

然

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
 行之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
 臧固邳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邳音質他徒河反謂三
 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
 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
 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道引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
 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
 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
 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籠城籠音龍將
 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
 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

韓長孺列傳

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
 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
 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
 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
 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
 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
 也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
 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
 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
 安國以元朔二年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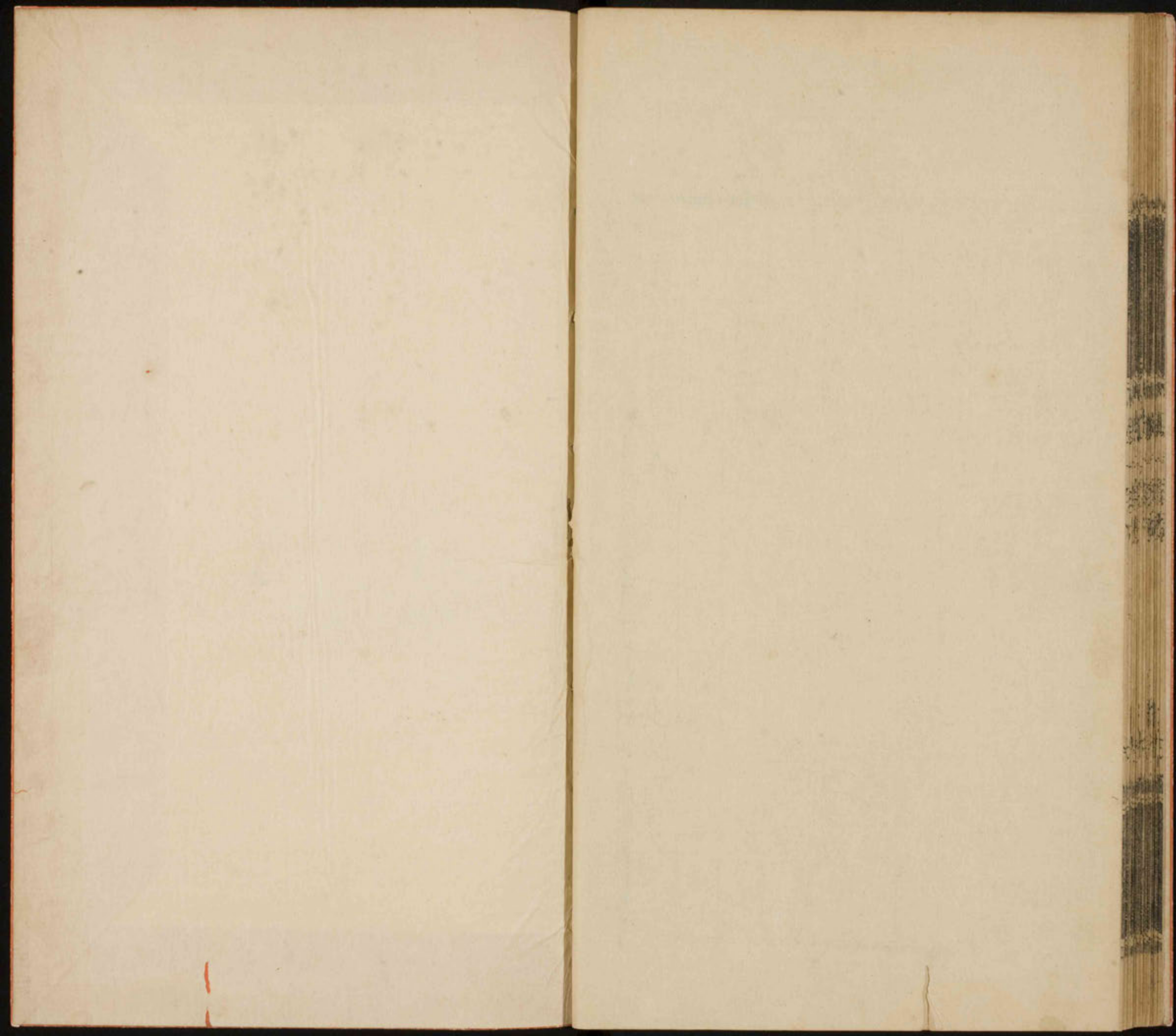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110X
557
34